

•王雲五主編•

人人文庫

特

號

賽珍珠短篇小說選譯

賽珍珠著
郭功雋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賽珍珠著

郭功雋譯

賽珍珠短篇小說選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Courtesy of Clara E. Sipprell

PEARL S. BUCK

賽珍珠近影

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

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仰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數年之間，取材方面，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。惟半年以來，紙價工價均大漲，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。凡初版新書，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，或景印舊版，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，均列入特號，事出不獲已，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

目錄

賽珍珠大事記（譯者輯）	一
老鬼	三
家書	二〇
寧靜的庭院	四〇
暗箭難防	一〇二
銀蝴蝶	一一五
深耕記	一二六
西藏風雲	一四一
回老家	一六五
好事	一七六
高樓孤燈	一〇三

目 錄

鬥 鷄.....二五四

綠色紗麗.....二七五

附 錄

賽珍珠的「西藏風雲」(王集叢).....二九六

賽珍珠大事記

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生於美國維琴尼亞州西部的郝鎮。(Hillsboro)，其時爲長老會工作的父母賽牧師夫婦 (Absalom & Caroline Sydenstricker) 回國休假。幾個月大就由雙親携返江蘇鎮江繼續傳教工作。

一九〇〇年全家至上海躲避拳匪之亂爲時三閱月。

一九〇九年入上海 Jewell's School 寄讀半年。

一九一〇至一九一四年返美就讀維琴尼亞州林蚩堡 (Lynchburg) 藍馬孔女大 (Randolph - Macon Woman's College)，獲文學士，留校任助教，旋仍返中國照顧病母。

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三日在華與金陵大學美籍農業技師布克 (John Lossing Buck) 結婚，居南宿州。

一九二一年至三一年，遷居南京，歷任金陵大學，東南大學，及中央大學英文教員。

一九二五年返美入康乃爾大學深造。

一九二六年得康大文學碩士學位，仍返華。

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，國民革命軍入南京城之際亂兵行兇，發生寧案，得鄰居協助安然無恙。

一九三〇年「東風：西風」出版，以 Pearl S. Buck 爲筆名，中譯從娘家姓，稱她爲賽珍珠。

一九三一年「大地」出版。

一九三二年以「大地」一書獲普立茲小說獎。

一九三四年決返美定居費城。

一九三五年「大地之家」三部曲——由「大地」，「兒子們」，「分家」合成——出書。六月十一日與布克離婚。同年十一月與約翰得書局店東韋爾士結婚（John Day Co's Richard J. Walsh）。十一月獲美國美術文學學會獎。

一九三六年選任美國文藝學會院士。

一九三八年獲諾貝爾文學獎。

一九四九年籌建「悅來之家」（Welcome Home），收養韓戰與越戰中出生孤苦的美亞混血兒。

一九六一年韋爾士先生因心臟病去世。

老鬼

王老奶奶當然曉得外面在打仗。村子裏人人早就曉得在打仗，是東洋人殺中國人。可是那仍然像謠傳，不像真事，因為到現在為止，王家村還沒有死過一個人。王老奶奶住在一坦平陽的黃河邊叫三里王的王家村。三十幾戶人家都姓王，人們從來沒有見過東洋人的影子。所以一談起跟日本人打仗，總是這樣半信半疑。

是那年初夏傍晚的時候。王老奶奶用過晚飯，像每天必做的功課一樣，帶頭沿堤階爬上了大河堤，爲了看看水勢到底升了有多高。她害怕黃河出亂子，比怕日本人更甚。她知道黃河會出什麼亂子。於是同村的人，一個個也跟她爬上了河堤。現在大夥兒站在堤岸上朝底下眺望那毒惡的一大溜黃水，像無數條蜷曲的蟒蛇，不停地舐吮着高高的河堤。

「我從來沒見過，這麼早，水勢已經這麼高。」王老奶奶說。她坐在她孫子——小豬給她帶上來的竹凳子上，朝底下吐了一記口水。

「這一條老鬼河，比東洋人更會害人，」小豬冒失地發出評論。

「傻小子！」王老奶奶立刻警告說，「不要亂講，河神會聽見的。談點別的吧。」於是他們接下去談論日本人……。譬如說，老奶奶遠房姪子，那個饅頭店王老闆，就發出疑問，要是碰了面，他們怎麼鑑別對方是東洋人？

這一點王老奶奶肯定地告訴族人，「你會識出他們來的。我從前就見到過一個洋人。他的個子比我家里簷還要高，頭髮是泥巴顏色，眼珠子像鯉魚眼睛。凡見到長相不像我們的，就是東洋人。」

人們注意聽她講話，她是村子裏年紀最大的，無論她講什麼話，說了算數。

可是小豬開腔唱起了反調：「奶奶，可是咱們見不到他們。他們高高地躲在飛機裏頭。」

王老奶奶沒有立刻答腔。這要在從前，她會說，「我才不信什麼飛機哩，除非讓我親眼看見一架。」可是就有這麼多本來她不信的東西，都變成真的了。譬如說，太后老佛爺她相信不會死的，終於死掉了。又比如，她不清楚究竟怎末回事的民國，她是不信的，可是她雖然不清楚，人們都說民國已經過了很多年了。因此她此時只坐在竹凳子上朝河堤發呆，村子的人老少都圍坐在她身旁。天氣很涼爽宜人，她覺得只要河水不冲破河堤出亂子，什麼事也不必煩心。

「我才不擔心東洋人哩，」她老實告訴村裏人。

大家哄然而笑，沒有人開腔。有人替她點着了旱烟桿——原來是她心愛的小豬媳婦兒，她就抽起旱烟袋來。

「小豬，唱一段吧！」有人提議說。

於是小豬以抖顫的高音唱出一隻老調子，王老奶奶聽得出神，暫時忘掉了東洋人。黃昏很美，天空晴朗、無風，使得渾濁的水面也映出堤上楊柳低垂的倩影。大地一片靜謐。王家村三十多戶家屋七零八落分散在下面，有誰會來攪亂這一片寧靜呢。話說回來，東洋人終歸是人。

「我不信那些飛機，」小豬剛唱完一段，她和顏悅色告訴他。可是，他沒有回奶奶的話，又接着唱了下去。

一年復一年，她一向是這樣在河堤上打發夏天的傍晚的。第一次上河堤的她，那時是十七歲的新娘子。她丈夫大聲吆喝要她離開家到河堤上來。她羞紅着臉，搓弄着手指頭，躲在女人堆裏上了河堤。她記得男人們哄然大笑而且開她的玩笑。雖然如此，他們滿喜歡她，評頭論足告訴她丈夫，「是你飯碗裏一塊肥肉。」可是她丈夫眨抑地答說，「腳稍微大了一點。」不過她看得出他樂在心眼裏。後來漸漸地她也不再害臊了。

可憐她那一口子，年紀輕輕地喪生在泛濫的洪水裡。她費了許多年念經拜佛，爲了超渡他的亡魂。後來終於使她膩透了。管孩子，弄莊稼，都是她的重擔。有一天和尚甘言哄他說，「再有十塊銀圓，他就完全超渡了。」他問道：「那麼，現在他出來了多少？」

「只剩一隻右手還沒有出來，」和尚是這麼說的，似乎鼓動她再加點油。

唔，就讓他這樣吧，她已忍無可忍。十塊銀圓！夠我們一家子一冬吃喝的了。何況，她還要

雇工修整歸她負責的一段河堤。修了堤才不致再度洪水泛濫。

「只剩一只手的話，他自己撐得起來的，」她斬釘截鐵地說。

她常常想那一口子會不會撐起來。許多抑鬱的夜晚，她兀自想，不管好歹，可憐她那一口子一定仍然躺在那裏等待她的拯救。他就是這樣的人。好吧，也許有那麼一天，等小豬媳婦兒平平安安生下了頭一胎，她要是有點積蓄的話，會請人作佛事，使他整個變得超生的。用不着乾着急，雖然……

「奶奶，您也該回去啦，」小豬媳婦兒以溫和的聲音稟告說，「太陽下去了，河面上起了一層霧。」

「是的，我想也該回去啦，」王老奶奶同意地答說。她向那條河盯視了一會。那條河，好事和壞事做得一樣的多。制服了它的話，可以灌溉田地。要是放鬆一寸，它可以像毒龍似的衝破堤防。他丈夫就是這樣被沖走的——對他負責的這一段堤防太大意了一點。他老是修補他那一段堤防，老是朝高頭堆土。後來，那天半夜裡河水暴漲，終於沖垮了堤防。他跑出屋子，她抱着孩子爬上屋頂才使母子倆得救，而他却淹死了。人們終於把河水逼回去，限制在堤防中間，這一回有好多年老老實實呆在裏頭沒有出事。每天她總要來回走一趟歸王家村負責的那一段河堤。男人們笑着說，「大河堤如果有個三長兩短，老奶奶會告訴我們的。」

他們當中沒有人起過念頭要把村子搬開，遠離黃河。王家世代代住在此地，總有些人脫逃

泛濫之災，然後再接再厲跟黃河幹上了。

小豬突然停止歌唱。

「月亮出來啦，」他大聲說，「不是好兆頭。飛機總是乘着有月亮的晚上出來。」

「你從那裏學會這些飛機經的？」王老奶奶抱怨地說，「飛機長，飛機短，把我煩死了。」她嚴厲地叱責使人們鴉雀無聲。在一片寂靜中，依靠着小豬媳婦的臂膀，她拄着長長旱烟桿，當做拐杖，就這樣一步步沿土階走回村子。村裏的人，一個個跟在她後面也各自回家去就寢。她不走，沒有人先走；她走了，也沒有人再多呆一會。

她終於躺上自己的床，掛的一頂藍棉蚊帳給小豬媳婦把周邊塞得緊緊的。她安祥地入睡。沒有睡着以前，她也曾想到東洋人同時盤算過他們幹嘛要打仗。只有非常粗魯的人才要打仗。她腦海裏穩穩約約出現一群粗魯大漢。他們來了的話，要甜言蜜語哄騙他們，請他們喝茶，解釋給他們聽，有理講理——到平靜的小村莊來有什麼道理哩？……

所以當小豬媳婦兒尖聲大叫告訴她日本人就要來了的時候，她幾乎是毫無準備的。她坐在床上，嘴裏咕嚕着，「拿茶碗——倒茶——」

「奶奶，時候來不及啦，」小豬媳婦兒尖聲叫道，「他們來啦——他們來啦。」

「在那兒？」王老奶奶大聲盤問。這才算醒了過來。

「在天上！」小豬媳婦噉叫着說。

人們統統跑出來，跑進清清爽爽的黎明，抬起頭朝天上張望。啊，正像秋天列陣飛行的野鵝，全是一些大鵬鳥似的東西。

「這些是甚麼呀？」王老奶奶大聲地問。

就在此時，有個亮晶晶東西，像銀蛋，照直掉下來，撞到村子盡頭莊稼地裡。地上冒起一大股塵土，村子的人統統跑過去看。地下有個三十尺寬的大洞，有水潭那麼大。人們嚇得話也說不出來。後來，沒等人來得及講話，一個，又一個蛋朝下落，於是人人撒起腳丫子就跑……

人人都跑了，唯獨王老奶奶沒有跑。小豬媳婦兒一把抓住她的手要拖她一齊走的時候，王老奶奶掙開了她，一屁股坐在河堤底旁邊。

她講出一番道理，「我不要跑。自從我裹起小脚，七十年來我從來沒有跑過反。你們走吧。小豬在那兒？」她轉頭四顧，不見小豬的影子。她唸道說，「跟他爺爺一樣，總是他頭一個撒丫子跑。」

可是小豬媳婦兒總捨不得丟下她自己走，一直到王老奶奶指點她必須要走的道理。

奶奶說，「如果小豬死掉了，他總得有個兒子傳宗接代。」孫媳婦兒仍然在躊躇，她用旱烟桿輕輕拍打她叮嚀地說，「去吧——你去吧。」

於是非常不樂意地，因為飛機先俯衝，發出吼叫的聲音，使他們無法聽清楚彼此的話語，小豬媳婦兒才跟隨大夥兒走了。

現在，雖然只過了幾分鐘光景，王家村已經面目全非。房子東倒西歪，草頂和木樑熊熊起火。人走了個精光。人們走過時，都嚷叫王老奶奶快來，她也興致冲冲回答他們說：「我就來——我就來！」

可是她沒有走。她獨自坐着注視在天上表演的一幕壯觀的景狀。因為不久又來了另外一批飛機，她不知道那兒來的，他們攻擊頭一批飛機。太陽已經出來，照亮了已經出穗子的麥田，在晴朗的夏晨，許多飛機在打圈圈，像飛鏢似的追擊，互相開火。等看完這一幕，她在想，她應該回到村子裡看看有什麼留下來的。從遠處看，只見東處西處一兩扇牆頂着屋頂。在這裡她見不到自己的家。但是戰爭對她言一點也不陌生。從前她們村子被土匪掠劫過，而且也是家家戶戶燒了一個精光。唔，現在又遭劫一次，燒房子不算稀奇，人們是見過的，可是空中閃着銀光鑣似的殺伐却不多見。她對這檔子事一竅不通——既不懂是什麼玩意，也不懂怎末能在天上打圈圈不會掉下來的。她一個勁呆坐，腹內飢腸轆轤，一面繼續觀看。

「我倒想看一個在眼前的，」她自言自語大聲說。就在那當兒，其中之一突然間頭朝下栽下來，恰好掉到昨天小豬才鋤過的黃豆地裡。不一會，天上又變成空空如也，於是只剩下栽到田裏這個受傷的東西和她自己。

她小心翼翼從地上站起來。像她這一把年紀，甚麼也嚇不倒她的。她拿定主意要走過去，看一個究竟。於是撐着她的旱烟桿，她慢慢從地裡走過去。在她背後，突然從寧靜中出現了跟蹤而

來的幾隻村狗，牠們帶着驚慌依伴着她。牠們走進墜落的飛機時，忽然兇猛地吠叫起來。她掄起旱烟桿揍了牠們幾下。

「不要叫，」她責罵說，「天上亂哄哄的聲音早已把我耳朵吵夠了。」

她輕輕敲敲飛機。

「五金材料，」她告訴村狗，「一定是銀子做的，」她添附一句。熔化以後，會使他們發大財。

她環繞那東西走了一圈，細心地察看。它怎麼飛起來的？似乎死光了。其中沒有動靜，也沒有發出聲音。後來來到它高高蹶起的側面，她看見中間有一個年輕人，坐在位子裡，衝進一股破爛堆。村狗再度叫囂，她又出力打牠們，牠們終於讓開。

「你死了嗎？」她規規矩矩探問道。

那年輕人被她一問稍稍動彈了一下，但是沒有講話。她靠攏朝他高踞在上的洞孔窺視。他的身子在淌血。

「受了傷！」她大聲說。她握握他的手腕。雖然溫暖，却不能動，她一放手，它就掉到洞旁邊去了。她仔細端詳他。他頭髮是黑的，皮膚黝黑，像中國人，可是又不像真是中國人。

「他一定是南方人，」她衡量着說，「我來找一塊膏藥貼在你的身邊上。」

那年輕人沉濁地咕噥一句聽不懂的話。